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dserviver文川网  
古籍书城  
入驻商家  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# 花随人圣庵摭忆（下）

黄濬◎著

中华书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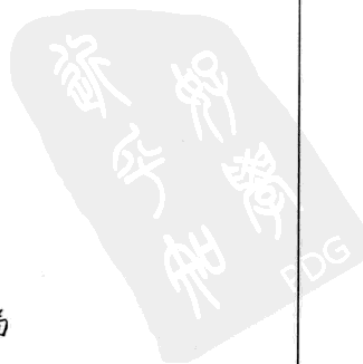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# 花随人圣庵摭忆（下）

黄濬◎著

李吉奎◎整理

中华书局



##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已出书目

-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滇游日记 东使纪程(外一种)    | 花沙纳 许寅辉          |
| 清代野记              | 张祖翼              |
| 国闻备乘              | 胡思敬              |
| 梦蕉亭杂记             | 陈夔龙              |
| 乐斋漫笔 崇陵传信录(外二种)   | 岑春煊 恽毓鼎          |
| 陶庐老人随年录 南屋述闻(外一种) | 王树枏 龙顾山人         |
| 东游记程 日知堂笔记        | 袁士成 郭沛霖          |
| 十叶野闻              | 许指严              |
| 汪穰卿笔记             | 汪康年              |
| 汪穰卿先生传记           | 汪诒年              |
| 一士类稿              | 徐一士              |
| 一士谭荟              | 徐一士              |
| 睇向斋秘录(附二种)        | 陈瀚一              |
| 《青鹤》笔记九种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| 祁嵩藻 文廷式 吴大澂 何刚德等 |
| 辛壬日记 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 | 〔日〕宗方小太郎         |
| 革命史谭 梅楞章京笔记       | 陆丹林 丁士源          |
| 民国政党史 政党与民初政治     | 谢彬 戴天仇等          |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 直皖秘史      | 吴虬 张一麀          |
| 民国军事近纪 广东军事纪         | 丁文江             |
|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            | 白蕉              |
| 新华秘记                 | 许指严             |
| 劫余私志 复辟之黑幕           | 汪增武 天忤生         |
| 复辟半月记                | 许指严             |
| 安福祸国记 段氏卖国记          | 南海胤子 温世霖        |
| 直皖奉大战实记 奉直战云录        | 汪德寿 陈冠雄         |
| 闽浙阵中日记 北京政变记         | 佚名 无聊子          |
| 甲子内乱始末纪实             | 古蔭孙             |
| 乙丑军阀变乱纪实             | 古蔭孙             |
| 段祺瑞年谱 吴佩孚正传          | 吴廷燮 濂江浊物        |
| 湘军援鄂战史 湘鄂川鄂战争纪略(外三种) | 国史编辑社 彭洪铸       |
| 李烈钧将军自传 李烈钧出巡记       | 李烈钧 天啸          |
| 陈炯明叛国史 中山先生亲征录       | 鲁直之、谢盛之、李睡仙 黄惠龙 |
| 癸亥政变纪略               | 刘楚湘             |
| 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 北京官僚罪恶史    | 沃邱仲子 正群社        |
| 湘灾纪略                 | 湖南善后协会          |
| 四川内战详记               | 废止内战大会同盟        |
| 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          | 李培生             |
| 近代笔记过眼录              | 徐一士             |
| 粤氛纪事                 | 夏燮              |
| 花随人圣庵摭忆              | 黄濬              |
| 郭松龄反奉见闻              | 姚东藩等            |

## 三〇一 胡林翼逸事二则

世但知胡文忠为文毅爱婿，文毅晚督两江时，胡亦在幕，即《蜀轺日记》，恐文忠亦有参撰献处也。文忠到江宁时仍好冶游，秦淮河、钓鱼巷，皆有其踪迹。世传有劝文毅诫告文忠者，文毅曰：“润之之才，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，后此将无暇晷行乐，此时姑纵之。”此言未知可信否？然文忠后来督师时异常刻苦，在军治经史有常课，仿顾昆山读书法，使人雒诵而听之，日讲《通鉴》二十页、四子书十页，旁征史籍，尤讲求时务。病至废食，犹于风雪中讲肄不少休。每问幕府，辄举经史一义，叩以“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，颇不悖于斯义否”？故所著有《读史兵略》四十六卷。吾闻叔章述文忠两逸事：其一即为文毅择婿之始。文毅以给事中放川东道，还安化扫墓，由安化入川，道必出益阳。时文忠之父云阁先生（达源）方入京会试，文忠随其大父乡间读书，文毅肩輿小憩，从村塾间邂逅文忠，时甫八龄，即摩顶许为国器，志其姓名而去，后此遂相攸焉。其一为文忠与周荇农逸事。善化周荇农先生（寿昌）以文章名世，相传胡文忠入翰林后，在京常与荇农冶游。一夕方就娼家，坊卒掩至，荇农机警，亟入厨下，易服而立，得免；文忠及他人并繫去，例司坊质讯，不敢吐姓名，坐是颇受辱。释归，即与荇农绝交，谓其临难相弃。后此治军，且不喜用善化籍。曾文正为荇农屡解释于文忠，卒不得大用。此叶奂彬为叔章言者。

### 三〇二 易实甫创长篇散文诗

汉寿易实甫<sup>①</sup>先生，鼎革后再入都，与予相遭于瘿庵处，后此数年间，过从綦密，游衍之欢，文字之役，不可殫记。当时先生贻予诗札高可数尺，今悉零落矣。年光不能倒流，秋宵无俚，念及言笑，徒增枵触。最不能忘者，初识先生不久，一夕饮于宴宾楼，客祇嘉应黄遵楷、泗州杨毓瓚及予三人，先生独挟一粲者，顾而暂，以词为介，曰：“此李三姑也。”遂出所制长歌相示，歌甚长，但记言其美非世间所有，有之，唯若子建之《赋洛神》。予虽随声附和，数目三姑而疑之，意谓舍顾暂外，亦中人之姿耳。明晨过瑟君，质所疑，瑟君大笑曰：“此易五先生之新嬖也。”发行篋中，出红格纸五，皆端楷细字，则先生自述与三姑邂逅好合，琐屑丽诡，匪夷所思，乃与瑟君抚掌咋舌。此事今已逾廿馀年，瑟君逝亦垂十年，绝世奇文，不知尚存天壤间否？昨检敝笥，见先生甲寅年见贻一笺，云：“去年宴宾楼之饮，得君诗足以历劫不磨，谢谢。全篇神光离合，乍阴乍阳，亦与洛浦神人无以异也。此扇得两宾，洵可珍耳。”始忆当时予有一诗，为先生书折叠扇，其反面瑟君作工笔画，故书中云云。然予此诗，则攢眉苦忆，不能得一字矣。

又有一事可记。女伶孙一清方与金玉兰齐名，遽为袁君房

<sup>①</sup> 易顺鼎，字实甫，晚号哭庵，自署忏绮斋。湖南龙阳人。光绪举人。官至广西右江道、广东钦廉道。以诗名世。著有《丁戊之间行卷》、《摩围阁诗》等 13 种，编为《琴志楼丛书》。

量珠聘去。此本习见之事，先生乃以二诗揭于报端，起二句云：“铜台高峙浊漳横，飞去美人天四更。”在先生方自谓用《红线传》中语，绾合无迹，而见者大哗，谓铜台浊漳，是以邺下阿瞒隐消当道也，几罹不测，赖抱存右之，得免。又忆：一日先生与予及抱存坐流水音松石间，适有命妇冠服趋过，先生闻抱存述其微时事，而翌日即为小诗揭之，亦几以此饱拳。其通脱不羁皆类此。然先生实至惇笃君子，自以少有高才，承家学，早通籍，一时名公巨卿折节论交。及革命，年已五十馀，侘傺不遇，自伤自放。故辛亥后所为诗，皆刻意恢奇奔肆，尽取俗语入诗，托体佻近，大为同辈所议。实则樊易齐名，平心论之，先生真本领真性情，皆在樊山老人之上，千秋识者，必以予为公言也。先生诗，刊者有《四魂集》、《丁戊之间行卷》及《庐山诗》。《四魂集》不及备读，《庐山诗》至瑰壮谨严，《丁戊之间行卷》则至纤丽，其生平才语若九天珠玑，不可悉数。辛亥后作，似未见刊行，其中为伶人作者甚多。然先生于诸伶亦取瑟之意，非有何交昵，而诗中好作奇语、昵语，世遂哗称龙阳才子，主持风月。以予所知，半非信史。至于寄情丝竹，则当时朝士，十九从同，不过不尽如先生之能文大胆耳。先生晚有二诗题为“自赠索诸公和”，予以为字字自然，樊山所不及，今录之。其一云：

井水旗亭遍碧纱，哭庵老去尚风华。  
大瓢乞食歌姬院，团扇留书小史家。  
梅子有词赋梅子，莲花无貌唱莲花。  
醉眠不管佳人笑，锦瑟旁边著画叉。

其二云：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

听雨萧然在凤城，哭庵老去太凄清。  
杯残炙冷思冥报，漏尽钟鸣恋夜行。  
天下已秋悲木落，人间何世着桑生。  
他年有物冲牛斗，埋骨空山气不平。

二诗虽凄清，而仍风华，记是癸丑所作，其后所为，未如此二篇之闲适。其为孙一清作，几贾祸之诗，今亦录之，则堆砌对仗，一露樊易体之本色矣。诗亦二律，题为“六月初十日纪事”。其一云：

铜台高峙浊漳横，飞去美人天四更。  
筮月有黄奔后羿，占星太白窃梁清。  
铍衣迷雾原无质，罗袜凌波岂有声。  
鸚鵡乌龙都睡了，步虚谁听懂双成。

其二云：

连昌词里念奴娇，化作三红线拂绡。  
已感金仙辞汉武，尚劳玉女问燕昭<sup>①</sup>。  
燕辞百姓翻归谢<sup>②</sup>，雀筑三分仅锁乔。  
独有舞台肠断客，梁尘珠泪一齐飘。

此诗为癸丑抑甲寅作，尚俟考。至其晚岁奔放酣恣之作甚多。六十后有《和樊山襁天韵自述》一首，其手稿尚存予处，今录之，可当先生小传读，亦可作先生创造体格之代表作读也。题为：《病榻借樊山先生为余襁天诗韵，自述生平，成长句

① 原注：唐人游仙诗云：“玉女暗来花下立，手搓裙带问昭王。”去之本日，尚有书讯余也。

② 原注：余戏改唐诗云：“寻常百姓堂前燕，飞入旧时王谢家。”

一篇，呈樊山先生，示由甫六弟，兼谗亲友及海内知我者》，诗云：

嗟我未生时，有仙告我父，谓纯甫舅氏，为明张灵与子后缘方长，父意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。三岁坐母怀中，行万里，五岁聪颖纯厚，能作韵语，人已呼为圣小儿。六岁陷贼，作伪王子，由汉中至应山，半年多在马背上。幸遇僧忠亲王，我书王掌上，王抱我膝上，授应山令，送归故里，出险不死，真便宜。十五入泮，十八领乡荐，郭公（筠仙）、周公（苻农）、张公（文襄）、左公（文襄）见我所刻行卷，惊为异人，誉为国士，意似非阿私。光绪丙子公车待诏，伏阙上书，首劾封疆大吏李与崇，二次上书又劾部院大臣，蜀中钦使恩与童。春官四试，求一进士不可得，乃以举人捐职，签分刑部学习之郎中。此时南北山川登临游览留题已不少，诗歌以外，又喜考据古籍笺鱼虫。改官河南，官曰试用道，年未三十，忽作厌世之想，若有千悲万感交与胸。手修三省黄河图说，进呈御览，得拜二品顶戴赐，警然舍去，迳携妻子筑室匡庐五老峰下，三峡涧上，倚楼日听瀑与松。老父不肯远游，乃独迎母入山住半载，母归之后，岂意昊天不吊，竟令女中孔孟，弃我不孝兄弟，归真天上之霞宫。（母降乩，言所居曰紫霞宫。）我有女儿孀居奉佛，歿后降诗数卷，自号真一子，仙去十载，喜与我母天上逢。我居墓庐，朝哭夕哭逾两载，南皮夫子诏我节哀，招我游鄂，劝我不必王哀同。韩人龙作，舆论难定罪与功。倭寇氛亟，朝议始策守与攻。新宁刘公奉诏督师招我同北上，驻师榆关，亦如裴度讨寇淮蔡，统辖愬

武与古通。嗟我墨经从戎，请借一旅前驱，意在战死得殉母，岂料弃韩割台，和议早定，使我不得痛饮趋黄龙。我请只身渡台，往从台北之唐台南之刘两守将，乘一竹筏出入十二银山，惊涛骇浪，连珠九叠，如坐秋千索上，摇曳于长空。台北唐已内渡，台南尚无恙，遗民迎我，守将留我，尚欲上请朝旨，命我观军容。吁嗟乎！名将非施琅，降王似郑理。我求偏师暗袭台北，所请不遂，两求战死皆不死。既不得为忠臣，又不得为孝子。不死空历险与艰，方知世上一死难。既不得死于渝关，复不得死于台湾，又不得归于庐山。七旬老父，迎我于鄂，携我同返里，墓门痛哭，哭声直似海倒山崩然。里居侍父，人天唱和，更有白仙吕祖，以及女仙董何费张辈，时或安车奉父，来往九江汉寿长沙间。至是窃阅父书，始知纯甫舅氏张灵后缘说，回忆山西藩署，有仙谓我前生王子晋张梦晋者，前后吻合，其仙称同秋生，亦知为何仙。刘公还督两江，念我家贫父老，使我居湘筦榷税，一两年内坐收一两万馀之金钱。平生夙仕暴富，即在此两载。谁知两载以后，旋即散尽，自笑赋命穷薄，讵敢尤苍天。刘公趣我入都，覲见官中二圣之天颜。特疏荐我谓我贤。我乃前席陈词，痛陈内忧与外患。己亥之冬，方恐摇动圣主圣，庚子之夏，岂期召集联军联。两官西幸，我亦麻鞋赴行在，目睹秦中，流离凋残情状殊堪怜。刘公张公合奏，令我驻秦督转饷，我仍感慨时事，上万言疏，跪奏官门前。乘舆还都，我再入都，始简粤西右江道，调任龙州关道，不及数月，遽忤大吏，劾以名士画饼落职，自笑命官磨蝎，何故与我半世相牵

缠。九江哭父，扶柩归葬，一病九死，竟再活，服闋入都诉冤复职，再简滇南蒙自，旋调粤东廉钦缺，已在帝后上宾，贤王摄政，宣统之初年。两任广肇罗道，高雷阳道，共三稔，筐中惟有弭盗安良之策，勸吏谕民之牍千万言。更有巡方问俗，登山临水，抚时感事之作数百篇。欲锄荆棘培芝兰，欲翦鸱枭养凤鸾。乃因戆直，又忤大吏，决计将挂冠。忽遭武昌兵变，全国革命，一旦大海生狂澜。太息二百馀年完全宗社，难保黑水与白山。自怜五十四岁沉沦宦海，尚保绿鬓兼朱颜。曩在汴阁监试，曾遇日者，谓我寿仅五十有九龄，岂意语语皆验，此独不验，入民国后，已过六十犹偷生。然虽偷生，而从前无病者，此三年内忽乃多病，痰疾暗已积累成。吁嗟乎！造物太无情，彼苍何太忍。既已使我境遇窘，又不使我寿命永。固知再实之木根必伤，跃冶之金诚不祥。然我虽非奇才同豫章，亦复尚有微惠留甘棠。而且一生大类柳下与邹峰，所遇臧纥臧仓皆姓臧。谗谤屡诬西域贾，时宜不合东坡肚。半年额疮不愈，已如星宿之连珠，一旦腹胀奇剧，又似雷门之布鼓。平生第一知己樊山翁，为我手写七八百字诗一通，焚香请命于上帝之深宫。公方夜殿陈词向天虔祷，冀邀天意从。我且法庭起诉，与天争讼，正恐天词穷。

樊山为先生禳天一诗，稿记当时亦以示予，中嘲诮语多于慰藉语，且多短句。先生此作，则千二百字，长句较多，似近人所谓散文诗，殆卢仝之变本加厉也。先生歿后，予有一诗哭之，有“一生酷类何平叔，九牧终怜盛孝章；未信楹书真失托，故应篋句

未全忘”句。夏映庵近摭以入诗话。今其公子君左才名能世其业，则予之言终中矣。篋中先生诗尚多，记有《午日书感》一诗，颈联云：“梦伤骨肉通宵哭，家寄音书对客焚。”沉痛似晚唐韩冬郎、许丁卯笔意，亦可想见尔时怀抱之恶。

### 三〇三 易实甫作诗之割裂搭截题

实甫先生《六月初十日纪事》，诗中之“铍衣迷雾原无质”句，自用义山之“无质易迷三里雾，不寒长著五铍衣”。然割裂下半句之足，以安于上半句头上，此真搭截题矣。且五铍衣不能作铍衣，犹三里雾，不能作里雾也。但求对仗工，不顾文字典实之理解，此等处诚不可为训。而先生晚年此类之作绝多，直是嬉戏，不当以诗论。若论割裂搭截题之巧妙，在文人游戏中，别作一种无理性之解释。相传“士农工商角徵羽”，对“寒热温凉恭俭让”，盖上四下五，九项并作七项，而又各别一字（上联“宫”别作“工”，下联“良”别作“凉”），诚巧作之合。朱彊村先生尝言，唐诗三百首中集句，有云：“云峰古木无人径，风岸危樯独夜舟。”盖取二五言句，截去上三字，遂成七言之佳联，是又切足安头，而有理解者。昔日读书人以文为戏，往往有绝顶妙语。陈伯弢谓：“此中国美术，非欧西博物中学士所能格。”其言嘲而噱也。

### 三〇四 福建龙眼

案牘中，偶见有仙游商人请豁桂圆牙税者，因叹荔枝风

味，不尝新又近四年矣。童时嬉于高节里丁氏姑家，庭有一树，夏末实累累，唯恐为风飏所败。风飏者，即太平洋夏令之飓风，时袭闽广海岸，荔枝以先熟，多幸免，龙眼则不能免者居多。抑世人唯知桂圆为补品，岂知其风格及其培植所宜耶？前记荔枝，今乃不能独遗龙眼。按蒹秋先生《闽产录》中述龙眼云：

龙眼宜斥鹵，树高二丈馀，大合抱，春风后旧叶凋谢，至立夏，旧叶渐尽，新叶俱荣。核入土，十四五年始实，其实无肉，名曰栳。实之最大者，曰榛。锯栳之枝干，留其本，以榛枝之壮旺者接之，谓之接针。藉栳本之力，使榛枝易于畅茂。接针之法，取石枣花卵二枚，一夹于栳本榛枝衔接一处，一束于栳本榛枝接筍之外。石枣卵在土中，形如小枣，既能黏合，又经久不干，凡接树者必用之。龙眼熟于白露，其味其候，皆次于荔支，故曰荔奴，俗呼圆眼。张岳《惠安志》：大者名龙眼，次名人眼，小名鬼眼，俗不识别，总谓龙眼。苍按福、兴、泉、漳四郡，龙眼有榛、栳二种，核乌而实大者为榛。榛者，榛子也，言其实大可如榛子也。榛经三接，名曰顶圆，盖愈接愈大，愈接愈圆也。又名实圆。以八月熟，因名桂圆。（桂圆之装舶者，以黄土和姜黄傅之，外夷并壳煎以为药。福州乌石山下所造泥佛及玩器，烘以谷壳，使结实，装载出洋，其市甚广，外夷以为玩物，兼以煎汤治病。）出长乐者，大寸许，名长乐丸。泉州英山，即其亚也。栳者，核自生未接之本也，接一枝曰一针，两枝曰两针，花司照针计值，有一本接三针者。龙眼之美者曰榛，闽音榛与针同，

故误以接榛为接针。《闽小纪》云：“闽会二十里东南隅，多龙眼树，树三接者为顶圆。核之初种，经十五年始实，实甚小，俗呼为胡椒眼。觅善接者，锯木之半去大实之幼枝接之。至四五年，又锯其半，接如前，若此者三数次，其实满溢，倍于常种。若一二接即止者，形小味薄，不足尚也。三接者曰针树，未接者曰野箠。苍按，又有红核、仔核，红实稍小，肉亦满溢。兴化所产，名兴化三、兴化四，肉皆薄。南靖有皇帝荔支、皇帝龙眼，或曝或焙，皆可出舶。凡贾人于花时以值压园，谓之喝园，言不计其花实之如何。实时计树出值，谓之稜青。大贾稜青，小贾喝园、喝树。稜龙眼者，利倍于荔支，亦时有倾家。福州兴泉漳六月初，七月半，每有风飏挤击，吐浆不可入焙。龙溪有一蒂两实，一大一小，小者如珠，无核，名抱鸡子，种最贵。

按荔枝、龙眼皆恃佳种，而龙眼出兴化者最众。兴化昔为府名，常与江苏县名混，府废，遂以首县仙游名。先君子昔为仙游金石书院山长，归恒为予道枫亭产荔之美，惜予少而随宦，长而饥驱，未始一探鲤湖名胜，执笔记此，不觉怆然。又按文中稜字，实本于《说铃》，意谓包租也。考稜字，《集韵》训稜积，无租赁义。《荔支话》作驥，此字亦不见字书，然宁创勿借也。《荔支话》云：“闽南植荔支、龙眼家多不自采，吴越贾人春即入货，评树下。吴越人曰断，闽人曰驥，有驥花者、驥孕者、驥青者。树主与膜客倩惯估乡老为牙人，牙人绕树指示曰：‘某树得干几许，某少差，某较胜。’虽以见时多寡为言，而后日之风雨之肥瘠，牙人皆意得之，他日摘焙，与所估不甚远。估时两家贿牙人，树家嘱多，驥家

嘱少。”

按此树最忌飓风，故蒹秋先生云时有倾家也。顾相传福州产占风草，俗呼风飏草，其叶如竹，一一离披，然岁有风飏，二三月时其叶即横折；无折，则六七月无风飏。躐荔枝、龙眼、橄榄为生者，每视此为进退，多验。夫动植物诚有能感觉气候者，抑岂能预知于数月之前，说殆不可信也。

### 三〇五 《蜷庐随笔》记甲午翁同龢主战

甲午中日之役，在研求远东历史者，胥认为近世极大关键。当时我海军死事甚烈者，不少概见。以予所闻，甲午以前，外籍将弁督操甚勤，水手皆体格魁梧，手胼拇壮，行走飞捷，非不可用。使在二三年前从李文忠言更购舰炮，胜负未可知也。不幸妖后淫昏，移海军之款以建颐和园，遂使馀皇尽燬，国运日隳，厉阶之生，思之弥愤。或问：“海军款挪以修园，究有何征？”予按翁文恭丙戌十月二十三日日记有：“庆邸晤朴庵（醇王之别号），深谈时局，嘱其转告吾辈，当谅其苦衷，有‘昆明易渤海、万寿山换滦阳’之语。”盖隐指孝钦欲兴作颐和园，不能不挪海军储款也。庆王此言甚明，文恭时为户部尚书，对此尤了如指掌。或即文恭自言，托于庆、醇，亦未可知。其始阎文介为户部，那拉后每索款，辄靳之，卒罢去。文恭继阎，则模棱依违，户部款竭，海军欲增舰购炮，皆无以应矣。书此可见甲午之败，不但常熟孟浪主战须负责任，即此数年中躬掌度支，不能正言抗旨，撙节国用，以备不虞，亦须负责任。徒于日记托讽“昆明换渤海”之语，而不悟己



亦有咎也。王伯恭《螭庐随笔》载：“光绪中，合肥建议创办海军，因筹海军经费无虑数千百万。乃朝廷悉以之兴修三海工程，其拨归海军者，仅百分之一耳。翁大司农复奏定，十五年之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。于是中国之武备可知矣。”按若据此言，文恭之责任尤重。唯所谓无虑数千百万一语，似嫌笼统。颐和园工程前后二千馀万，同时修葺三海费五六百万，户部储款不足，尚大开捐班报效以足之。李文忠对于海军筹款，亦不过令各省协款之类，其厘税所入，固统归户部也。十五年不添购枪炮之奏，则是翁所以窘李者，朝旨似亦未照准，事实则早依翁言停购。予以为中日甲午一战，原因甚多，从世界大势及中日国情论之，不勃发于甲年，亦必忽作于乙岁。唯就甲午年各方情势论之，我国政局中朋党相角抵，首促成之者，自为翁、李之隙。微文恭之极力窘文忠以快意，则那拉后亦不得逞其灭洋之志也。若就本事件言，则不止翁须【负】责任，李亦须负责任。前述之王伯恭，为翁之门生，而又曾在朝鲜，与合肥、项城皆雅故，所述本事件之动机较翔确入微。今录《螭庐随笔》中记光绪甲申朝鲜政变始末中之第十四节云：

中国人之健忘，有极可笑叹，而貽祸君国，几召灭亡，尤可骇痛。甲申朝鲜之乱，中日定约，同时撤防，以后有必须出师者，彼此知照同时进兵，不得一国背约，私出军队。订约时，朝旨派吴大澂、续昌前往莅盟。乃吴、续二公到汉城后，韩人问其有无全权，答曰：“无之。”韩人<sup>①</sup>曰：“既无全

<sup>①</sup> 此处及上句之“韩人”误，应是赴汉城之日本外务卿井上馨。

权，不得与闻。”吴、续二公以此进退维谷，难于复命，乃谋于项城，觅得其稿阅之，遂据以返报。时清卿为帮办北洋大臣，彦甫亦官侍郎，项城方以同知保升知府，吴、续二公德项城，欲与通谱称兄弟，袁不敢承，乃以师礼待二公焉。防军撤后，项城以管带改为通商委员。戊子、己丑之间，项城电告合肥，谓朝鲜已潜降俄罗斯，降表为其逻得，请速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率战舰往问其罪。合肥忘甲申中日之约，遽电丁提督东渡，而丁方巡海长崎，兵士与日警相争未解，不能奉令即往。事又旋为韩人所闻，国王遣其参判李用俊奉表来京，辩无其事，且谓降表系袁伪造云云。政府久以朝鲜事专责合肥，不更为计，而合肥又以彼中之事偏听项城，以此国王虽有表章，亦置不理。自是韩人与项城遂不相能，复遣李用俊来华，犂金以求撤袁。而合肥复忘光绪八年与朝鲜订约，“互派通商委员，如有不合，彼此知照立即撤回”之条，以项城为所保荐，回护前奏，终不肯易，且疑朝鲜人之不免诡诈也。是役以丁汝昌未率舰队往讨，日本人初无闻知，故能相安无事。至甲午夏，项城电告合肥，以朝鲜新旧两党相争为乱，汉城岌岌，请速派兵往平。合肥仍不记前约，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众赴之。而提督聂士成自请先往详探，闻吾礼闱报罢，属其幕友李谷生入都，请吾同往，以吾曾客朝鲜，与其国士大夫多相识，或可访得其实也。余谓：“事本无忌，可以一电安之，不劳动众。”谷生言：“行期已定，不可中止。”余谓：“既如是，幸毋多带兵卒。吾将归省，不克偕往，君其善为我辞。又吾闻叶军门顷以洪荫之为军师，洪虽

北江先生之曾孙，其人兼夸诈阴险之长，吾丙戌春与之同寓勒省旃<sup>①</sup>上海寓中，相处三月，深悉其底蕴，烦告叶君，未宜倾心待之也。”叶统兵至朝鲜，初无乱事。项城曰：“公归，韩人又蠢动矣。请姑驻兵平壤，以坐镇之，俟人心之大定，再班师可也。”项城见洪荫之，极为倾倒，荫之亦不欲遽去，因怂恿叶公暂驻平壤。平壤者，箕子故都，尚有井田，为朝鲜通国胜境，官妓尤多。叶公至，征歌选舞，顾而乐之，将老是乡矣。而日本闻叶提督率兵入其国，大惊，以为轻背前约，是必将夷为郡县也，因议大出师，与中国争。事为合肥所闻，亟奏请撤戍。而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，言于常熟，以日本蕞尔小国，何足以抗天兵？非大创之，不足以示威而免患。常熟颺之，力主战。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，奉旨切责。余复自天津旋京，往见常熟，力谏主战之非。盖常熟亦我之座主，向承奖借者也。乃常熟不以为然，且笑吾书生胆小。余谓：“临事而惧，古有明训，岂可放胆尝试？且器械阵法，百不如人，似未宜率尔从事。”常熟言：“合肥治军数十年，屡平大憝。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，岂不堪一战耶？”余谓：“知己知彼者，乃可望百战百胜。今确知己不如彼，安可望胜？”常熟言：“吾正欲试其良楛，以为整顿地也。”余见其意不可回，遂亦不复与语，兴辞而出。到津晤吕秋樵，举以告之，秋樵笑曰：“君一孝廉，而欲与两状元相争，其蚩枘也固宜。”

<sup>①</sup> 勒深之，字省旃，江西新建人。事见王伯恭《螭庐随笔》五十三。

此节所纪，娓娓可征。李之偏听，翁之雪憾，皆误国也。国人恒喜诋所不喜者以卖国之名，国固未尝有人卖，临事喜迁延，喜虚侨，一误再误，误国之弊，十倍于流俗所谓卖国者，而国人则反瞠目不敢言。嗟夫！颠连危辱之事，岂必悉为他人之侮予哉？

### 三〇六 海军专款挪用与甲午丧师

翁文恭奏，十五年之内不许海军添置一枪一炮，除《蜷庐笔记》所纪外，其他尚无可考。必欲征之，非向前清军机处检查档案不可，然亦恐无从觅得。盖此等事或面奏，或附片，不必露章拜疏，更不肯存奏稿也。一昨悉心钩考，将同治有海军以来，关于增减饷械之争辩，直至甲午二月止，为次第之追叙，或亦研求史事，务得真相之微意也。

最初请停止制船者，为同治十一年，内阁学士宋晋疏称：“制造轮船，糜费多而成功少，请飭暂行停止。”章下左宗棠、沈葆楨、李鸿章等议。沈、李复奏，力称当日船政缔造艰难，揆以列强形势，造舰培才万不可缓，得旨如议。

次则光绪四年，沈葆楨奏定各省协款，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万两，专储为筹办海军之用，期以十年成南洋、北洋、粤洋海军三大队。嗣恐才力分给，均感不敷，请以四百万两尽解北洋，俟北洋成军后，再解南洋。适值晋省告饥，朝议提海军款以济之。沈葆楨以为大戚，贻书李鸿章争之，谓“国际安危所系，葆楨老病不及见，必为我公异日之悔”云云。遂奏请将前项协款，仍分解南北洋，各治一军。（按不久户部已议挪海军款壹百万充颐和园建

筑费，意谓暂挪。而自是园工无已时，海军款二千馀万尽成虚耗，南洋调集之款数百万，亦提办朱家山河工。)光绪五年冬，沈葆楨卒于两江总督任所。时值日本夷琉球为冲绳县，交南北洋大臣会议，沈遗疏称：“天下事多坏于因循，但纠因循之弊，继之以卤莽，则其祸更烈。日本自台湾归后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，其意安在？若我海军全无能力，冒昧一试，后悔方长”云云。

复次则光绪十七年四月，户部奏酌拟筹饷办法，议以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、船只、机器暂停两年，即将所省价银，解部充饷。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屡向提督丁汝昌力陈我军战斗力远逊日本，添船换炮，不容少缓，丁汝昌据以上陈。秋间，李鸿章奏称：“北洋畿辅，环带大洋，近年创办海军，防务尤重。北洋现有新旧大小船舰共只二十五艘，奏定海军章程，声明俟库款稍充，仍当续购多只，方能成队，而限于饷力，大愿未偿。本年五月钦奉上谕，方蒙激励之恩，忽有汰除之令，惧非所以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”等语。然以饷力极绌，仍遵旨照议暂停。最后二十年二月，李鸿章奏称：“前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，以镇、定、经、济、来、威六舰共应添换克鹿卜新式快炮大小二十一尊。当经咨准海军衙门，以目下添购此炮巨款难筹，拟先换镇、定两船快炮十二尊，然亦未果行。”据此前后统观，区区海军船械，最初有人提议停制，而廷旨不准。嗣则已有主张挪款赈灾者，然尚为挹注上之讨论。沈文肃之遗言，最可复玩。

最后，则虽奏请购械，而遵旨暂停矣。其变迁阶段盖如此。而光绪十七年户部奏请南北洋停购枪炮船只两年，此种事实，固赫然至今存于史档者，其时翁文恭正在户部尚书任内，此事自出

docsriver 文川网  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其主张无疑。当时无所谓预算，独海军有专款，夙为内外侧目。盈于此者，必绌于彼。光绪十四年以后，海军未增一械，先时不许增购船炮之议，即预为移款修园张本。予颇疑此非翁文恭本意，或那拉后授意，文恭不敢不遵，而又适合平日憎厌北洋侈张军备之意，故不惮创此议也。观其对王伯恭言：“北洋海陆两军如荼如火”云云，言外大有微词。尔时看法方以为茶火之盛，不必再有增益。抑岂知凡事不能尚意气，观外表，尤不能以国家为孤注，以快恩仇。关于不许添购船炮一点，吴挚甫<sup>①</sup>、范肯堂书中亦常揭出之。吴原书云：

东事轩然大波，尚未识如何结局。周公都统诸军之举，迳罢为善，周固非都统之材也。近年欧洲各大国无不增兵增饷，增船增炮，独我国以外议宠杂，不许添购船炮。一旦有事，船炮不及倭奴，遂至海军束手，渤海任他人横行，陆军虽集平壤，何能济事？又况军械不足用，士气孤怯。来示谓山海关形单势弱，未必有备，某则未识何术备之。失在疏于平时，及至两军相当，愚亦无可献之策矣。独默计时艰，中夜太息。不知相公七十之年，旁无同心赞画之人，何以支此危局耳！

又有《与陈静潭书》云：

闻诸军进据平壤，拟招朝鲜人教练成军，以为前导，朝鲜旧臣亦有愿归驱策者，其措置规划，略如尊旨。但恐倭已

<sup>①</sup> 吴汝纶，字挚甫，安徽桐城人。同治进士。官冀州知府。曾任李鸿章幕府总文案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。所著编为《桐城吴先生全集》，另有日记出版。

全据要害，我军未易得势。且吾海军不如倭，渤海近为倭所专擅，我船不敢支吾，南北运道已绝。目前用兵与往昔不同，专以军械新旧分胜负，国家威势专以所辖海面广狭为强弱。李相制购船炮，访求新式枪弹，而中朝士大夫交口讥弹，连章参奏。朝廷深入其说，近数年来，未尝添置一船一炮，以此海军遂无精进之观。倭人二十年来切实讲求西人兵法，兵轮多于我，其统领水师将帅皆深明西学，研究驶船开炮理法，故其水师一出，即能横行渤海。我军不能海战，纵陆军获胜，犹不足恃，况并不能胜哉？

痛言战争必恃科学，先烛其几，挚父先生诚可人哉！此两书所言，在今日为极平凡之常识，而当时能聆者无几人。尤可痛恨太息者，甲午战争在八月，李文忠于七月间复奏折中有云：“查北洋海军可用者，只镇远、定远铁甲船二艘，然质重行缓，吃水过深，不能入海汉内港。次则济远、经远、来远三艘，有水线穹甲，而行驶不速。致远、靖远二船，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，近因行用日久，仅及十五六海里。此外各船，愈旧愈缓，海上交战，能否趋避敏活，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，速率快者，胜则易于追逐，败亦便于引避，若迟速悬殊，则利钝立判。

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，以铁甲为主，必以极快船只为副。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，内载日本新旧快船可用者共二十一艘，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，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。我船订造在先，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，每点仅行十五至十八里。近年部议停购船械，自光绪十四年后，我军未增一船。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，臣仰



体时艰款绌，未敢渎请，臣当躬任其咎。倭人心计深，乘我力难添购之际，逐年增置。臣前于《豫筹战备折》内奏称，海上交锋恐非胜算，即因快船不敌而言”等语。又考《甲午战纪》有云：“是战胜负之分，决于舰炮之灵钝。未战之先，定远、镇远两舰曾请购配克鹿卜十三快炮十二尊，以备制敌。部议以孝钦六十万寿，急需巨款，力不逮而未果。”夫试读文忠折内，十八海里速率与二十三海里速率相去悬绝，且直言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，此其于近代战术，言之中的，对于君国，可谓不敢诿欺。胜负之数，当事早已判明，而旁人犹曰“北洋【海陆】两军如荼如火”，闭目摇头。但期战而不期其胜，当时清流，当负误国之责，百喙不得辞矣。

### 三〇七 张謇劾李鸿章疏

予于季直先生奉祀已久，而殊鲜相从。癸丑，季直先生北来燕都，即寓刘聚卿家，当时雷季兴、刘厚生、孟庸生等方议政局，予亦业报，日与远庸诣之。亡何，任公归。又久之，东四牌楼四条胡同，有旧家池馆名西园者，为闽庖所赁为酒家。会涛园先生南来，一夕约任公、季直两先生宴集，客唯贞壮、剑丞及予，昆三侍沈先生，不记孝若随张先生来否？沈、张交素挚，而噉谷为涛园爱婿，故与任公相近。记为七月凉夜，各踞胡床，就树阴月色中，谈往事甚动人。涛园遗逸自甘，而梁、张方锐志用世，后此未尝见其会合也。至先生甲午之役劝翁文恭主战，世皆言之。今考《啬翁自订年谱》，光绪二十年甲午四十二岁，其下有一条云：

“九月翰林院五十七人合疏请恭亲王秉政，又三十五人合疏劾李鸿章，余独疏劾李，战不备，败和局。”观此，似先生之意，所以自榜者不愿谄为主战，而在于责李“战不备败和局”，故泐之以传后。按此亦是事实，先生劾李一疏甚有名，其大略云：

直隶总督李鸿章，自任北洋大臣以来，凡遇外人侵侮中国之事，无一不坚持和议。天下之人，以是集其诟病，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。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，则二十年来坏和局者，李鸿章一人而已。台湾之事、越南之事，其既往者，姑置不论，请就今日日人构衅朝鲜之事，为我皇上陈之。

方光绪八年春间，李鸿章令丁汝昌、马建忠前往朝鲜，与英美各国立约，许朝鲜为自主之国。朝鲜与东三省唇齿相依，奉中朝正朔，于理于势，可半主而不得自主也，听其自主，既失之矣。推李鸿章之意，不过年老耽逸，视朝鲜如一觔，委诸各国之喙，冀其断断相持，而我得袖手偷安于旦夕，其朝鲜关于中国之利害不暇计也。我有自腐之机，敌乃有可乘之隙。盟血未干，日乘韩乱，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以六营东援。乱定后，再三以朝鲜政敝民穷兵单地要，函请李鸿章，及早为之修政练兵，兴利备患。李鸿章怪其多事，痛斥其非。当日若非吴长庆尚有三营移防，驻守金州，则今日之事早见于十年以前。而李鸿章则又于十一年将驻韩三营全数撤回，并罢吴长庆所定教练韩兵之事。竖日本必得朝鲜之志，长日本侵掠中国之心，谓非李鸿章，谁执其咎？自来中外论兵，战和相济，西洋各国，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，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。李鸿章

兼任军务洋务三十年，岂不知之？本年五月间，日衅已见，使李鸿章得袁世凯数十密电以后，援十一年第三条约，诘以派兵何以不先行知照，则日谋可发，不至于战。即得汪凤藻电复之后，其时日兵尚不甚多，布置尚不甚密，使派叶志超、聂志成率一二十营，如吴长庆之迳入汉京，挟王还我，易客为主，徐待理论，亦尚不碍于和。

朝鲜敝政，本应中国早为之酌改，日既以此为言，我何妨令袁世凯与议，折日惠韩之计，收我抚字属国之权。李鸿章则始终执其决弃朝鲜之意，而贻日人华既不顾势难中己之口实，卒酿兵端，一败涂地。试问以四朝之元老，筹三省之海防，统胜兵精卒五十营，用财数千万之多，一旦有事，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，以善可和之局。稍有人心，能无痛哭？故李鸿章之罪，非特败战，并且败和。

先生此疏，当日流沫传诵，相传文忠见之，谓笔意矫健，亦为击节。其中自以“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，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”两语，为最精湛，所谓能战而后能和也。先生早参吴武壮幕，于朝鲜事盖有一贯主张，故言之成理。唯及今推论之，文忠于朝鲜必抱不干涉之方针，故事事置之，正恐干涉必至于战，战而不能必胜，无宁不干涉。此意惜不为松禅、啬翁所谅解耳。先生此折，可以加重文忠之责任，而仍无根本解决之方法。即自东学党变起后，日本出兵，究应与之战否，未有明确之判断。事后诘文忠之失著，亦只得一方面之看法也。实则先生在事前为极鲜明之主战论者，亦不必讳。当时朝士目击口述，及诸家笔记，粲然可征。罗瘿庵与先生最相稔，先生居北京为农商总

长时，癸公正在《庸言》撰《中日兵事本末》，其中一段云：“鸿章屡议与日和，而日本索赔款三百万。朝士大哗，以日本蕞尔，敢抗大邦，宜大张挾伐。枢臣翁同龢握大政，修撰张謇，其门生最亲者也，力主战，并力言北洋军之可恃，乃决备战。”先生见之亦无异词。其他前辈，如弢庵先生对当时事，尤痛切详言之，今不具记。

### 三〇八 记岑盛之

偶见报章载岑西林幕府有陈家炽云云，按此必岑炽之误。桐城陈剑潭先生名澹然，宣统间客京师，予晤之于石遗室，长身斑鬓，亦奇士也。剑潭虽桐城人，其为文章闳肆跌宕，不守方、姚家法，拔戟自成一队。当时即为予述岑盛之奇才，今偶忆及，因检得陈所为岑事略，及岑之威畹，吾友陈瀚一所记岑事，并缀之，以传此奇人。陈剑潭述岑盛之先生事云：

先生姓岑氏，浙之余姚人。尊考讳傅，历宰河南永宁、阌乡诸县，以廉称。先生生于济南，仪表魁梧，音吐宏壮，长身高颡，见者诧为异人，而天秉奇特。同治初，随侍居潼关，捻寇谋入陕，官军林集，纪律荡然。一夕，兵卒数人持枪腾屋上，将入掠，先生急手无弹枪叱之，辄骇去，闻者讶之。幼贫，失学，弱冠研精经史百家学及诗古文辞，见辄成诵。性倜傥，有奇气，语言简重，负干济才，而志洁虑深，独耻荣利，慨然慕林宗、靖节之为人，虽历佐兼圻，不乐以功名显天下，天下高之。同、光间，尊考没阌乡，窆甚，先生方弱冠，继母

命以县丞仕陕中，非其志也。尝榷厘汉中，腴甚，任职期月，叹曰：“此钱多不法，污孰甚焉？”辄弃去。历城林馥庵先生为秦循吏，有声三辅间，一见惊为伟器，与订忘年交，时先生年甫逾冠也。嗣权长安县丞，抗直与郡守忤，即辞去。新城陈葆珊观察，子鹤尚书公子也，以甘肃宁夏道赴任，一见伟其才，以爱女妻之，其为时推重如此。一时名臣如阎相国敬铭、李布政用清、松制府寿、张布政岳年、陶制府模，辄相推重，张公尝曰：“子真国器，奈何郁郁风尘耶？吾当假巨资，为捐知府，然后可为也。”无何张病没，事辄罢，闻者惜之。陶公之任秦藩也，檄令治文案，兼权长安县丞，优礼甚。厥后曾抚部钰以秦臬擢陇藩，坚乞偕行，待以宾友。先生感之，乃舍官之陇上。适陶公自新抚擢陕甘总督，驻兰州，见之狂喜，两府枢密，咸取决焉。

光绪戊戌秋政变，孝钦太后再临朝，擢曾公抚鄂。曾公拟疏言变法，先生叹曰：“公言固当，然朝局已更，疏入且得祸，公奈何事此哉？”疏入，孝钦果震怒，祸不测。先生叹曰：“曾帅大臣得祸，则言路将益塞。吾为末吏，虽死犹荣。”毅然上书总督，自承乞代死。子女环泣止之，不可，则泣叩陶公，陶公叹曰：“今之古人也。”格其书不上，乃太息止焉。其肝胆如此。己亥，西林岑官保春煊官陇藩，闻其状，亟礼致幕中。佐岑几十年，名益重而迹益奇。庚子两官幸山西，岑公誓师入卫，先生极赞之，岑公乃以眷属托先生，两人挥泪而别。未几，岑公以卫驾功擢秦抚，屡电乞佐之。先生复书曰：“公能兴礼乐，某当驰驱以报其意。”盖以讽之也。岑公

曰：“唯命。”先生乃入秦。辛丑，岑公移抚晋，而联军方入固关，晋危甚。先生为画策却之，敌乃退。壬寅，岑公督蜀平巨乱，移督两粤平桂疆，辄任先生总文案，内则室家、外则印旗文电咸属焉，礼谊在师友间，情益笃。倚任之重，近世寡俦，顾未有因其参枢而一肆讥评者。清季大府幕宾争纳馈，高者亦希荐擢，为进取阶，张制府鸣岐即以岑幕起。

先生处大幕二十年，寮属馈遗未尝一纳，闻者怪之。久之，岑公重其奇节，劳苦功高，屡思荐举，以为己副，先生辄峻却之。客曰：“公参帅幕，独却荐，何也？”先生笑曰：“达官多骄慢，幕居宾礼，始克谏诤。荐则一属僚耳，尚能行吾志哉？”曰：“公既不官，县丞末吏，奈何不并去之也？”先生复笑曰：“幕之为职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。县丞虽末吏，五斗米尚足贍吾家。吾之不弃原官，犹农之不弃其产也，去此奚为？”其高洁如此。天性清直，见亲贵贪黷，尝扼腕愤叹，深惧国祚倾移。独见岑公当重寄，嫉恶太严，则切戒以防其过。当岑公之移邮传部尚书也，势驷驷入枢府，先生叹曰：“过刚则折，微特不克报国家，且恐为金壬所中。”濒行，谆谆以“疏不间亲，相机而动”惕之。及岑公入覲，劾亲贵，亲贵嫉之，复出为粤督，先生叹曰：“国事不可为，西林尚能赴粤耶？”急致书请退，岑公纳之。既退，而先生亦返姚江，不复与人家国矣。

当先生之未归也，锡制府良、李制府经羲、张抚部曾敦重其贤，争礼聘焉。先生笑曰：“吾劝西林辞粤督，乃复佐人幕府？”悉却之，其勇退如此。生平无嗜好，壮年善饮，饮辄

狂啸高歌，五十后乃自节。修髯异表，瞻视若神，改革后，抑郁孤怆，须发已尽白矣。久居幕府，不染一尘，又嗜义轻财，喜急人患难，归里后茫无田宅，至无祭室以祀先人。称贷经营，勉葺三楹供先祐，祭则必诚必敬，而因寄孥于其侧。天姿奇敏，读书偶暇，针纫烹调百工之事，靡或弗精，而尤精八法，年届七十犹伏案作楷书，见者诧为殊质。襟怀疏旷，不以著述自矜，所撰诗古文辞及公牍文，多弃去。壬子以还，愤时嫉俗，与世相遗，匿迹江皋，惟读书画托啸歌以自遣。

按此为岑七十初度，剑潭所述以征寿者。时已革命，剑潭尚滞北京，沈南雅出《国学萃编》，数录陈文。

至晚近陈灏一述岑盛之云：

岑炽，字盛之，浙江余姚人，诸生，博通群籍，为文典雅可诵，书法亦超绝，粗如烹饪、缝纫，靡不工。家故贫，橐笔糊口于四方，尝远访所亲江右，其人有事于新城。新城，吾邑也，在赣之东，万山重叠，途窄艰于行旅。炽至，人已先日如省垣，大失所望，行则乏资，留无宿粮，进退狼狈。姑以善制衣裳，自荐于其地之缝工，意将稍稍积资而后东返。故乡缝工睹其丰仪俊伟，未之信。已见其手持针剪，作工若素习，异而叩炽身世。炽太息曰：“事出意外，情不获已。士之淹倒至此，可谓人厄而天复穷之。”缝工曰：“甫相见，识为非常人，果尔，则俗眼不谬。公达人，稍安，毋戚戚。”

其时先伯葆珊（景谟）以甘肃按察使乞病归，将终老家园，新年乘舆拜客，见某宅大门七言春联词句雅切，所书飞舞若襄阳，审非高雅之材莫能为，弥惊异。盖先伯当时与鲁

芝友(琪光)并有善翰墨之誉,于乡之亲故恒往还,诸人之字迹皆可辨,是则未经见者。一时名流共睹,叹为不及,终莫得其人,乃询其宅主某,某曰:“此名士之作也,宜公见而欢喜赞叹。其人方流落此间,姑以缝纫为活。察其言,观其行,不独文士,亦才士、奇士也。吾已事以师礼,行将归越,公不可不一见。”先伯曰:“今日当令庖丁治丰饌以娱嘉宾。”及暮,某偕炽至。炽长身鹤立,雅度雍容。言次畅论经史书画之学,炽所言发而皆中节。终述家世甚详,询以娶否,曰:“否。”先伯曰:“此天假之缘也。余季女未字,才德俱优,貌亦端正,偶君可乎?”炽肃容对曰:“令媛生长闾闾之门,我一穷书生,非偶也。”先伯曰:“君子固穷之说,子所素守。以如斯才学,他日之名位当出老夫上,奈何以贫为辞?吾言由衷而吐矣。”卒议婚焉。

因纳粟为贰尹,入陕甘总督陶模幕,授长安县县丞。以模介识布政使岑春煊,春煊先世固浙籍,序行辈为同族兄弟,久之,二人交益厚。炽廉洁自好,方正不阿,春煊既擢陕抚,遂以师礼迎炽居署中,百事谘商而后行。自是而晋,而蜀,而两粤,未尝一日离左右。故事,大府幕僚年终考绩,例得请铨叙其官,俗所谓保案者是。春煊每置炽名于疏首,炽往往执笔涂去,怫然不悦曰:“非吾所欲,不可强耳。”煊以为谦抑,曰:“此何说耶?”炽曰:“是亦足矣。”煊知其志莫可夺,遂不复言。炽于煊之举措,适于情合于理无不赞其成,反是,而诤不稍恕。煊平日于诸人之言,言之当否皆不屈,独视炽为良师益友,言听计从,纠弹奕助等疏俱出炽之手。辛



亥鼎沸，煊再起为蜀督，电召焯往，不赴，固请，乃渡轮之汉皋，语焯曰：“天下将大乱，是不过微露其苗耳，进退出处公自决。吾老矣，不能相从。”遂归。归后易装为道士，徜徉山林泉石间，吟诗高歌为乐。某岁扶杖登泰山，谒圣曲阜，咨嗟太息曰：“大道之不行也久矣。天下大乱不远，吾不忍睹焉。”年七十有几而卒。

予交西林公犹子有常，讯以岑盛之及二陈所纪事，有常方校先生年谱，因得谗先生本名象坤，其订婚在同治十年，剑潭所记御变兵，及灏一所记订婚，乃俱在是年。其年谱乃自订自书者，其同治十年，年二十岁，下有两节，一云：

驻关统领马自明军门德昭，向守西安，颇有功，晚乃犯及老在得之戒，会奉文遣撤，不得欠饷恩饷，八月某日，两营哗溃，掳掠市面，受害不轻。变起，宽甫公闭二门，余与所带张仆在二门外，俄有一溃勇提刀自前厅平台下至院中，余取小手枪立阶上拟之，相去五步之内，其人摇手，声言“寻仇，无他意”。宽甫公开二门，手烟筒出，以好言抚之去。当杀声满城，余心实震惊，及此人来，转无所惧。然拟以手枪，犹是失着。盖余向未习此，机复锈涩，幸而虚拟作势，若按纳不响，将为所乘，不如老人之安闲善语。若张仆，则当时窜伏无影，以是见胆识自为高下也。

据此，则剑潭所云手无弹枪者微误。其二云：

道光、咸丰朝，江右陈子鹤公孚恩两入政府，其兄服毅公晋恩曾任巩秦阶道，帮办陕西团练，流寓长安，在红埠街。服公长子同叔先生景纶刑曹一榜，仲子砚芸先生景绶以通